

读禅阅世

苏曼殊◎著

——
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
自是神仙沦小滴，不须惆怅忆芳容。



讀禪
國世



读禅阅世

苏曼殊◎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禅阅世/苏曼殊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613-3925-1

I.读... II.苏... III.佛教-文集 IV.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9038 号
图书代号:SK7N0283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925-1
定 价: 29.8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代序一 行云流水一情僧

柳亚子

余曩草苏玄瑛传，荒略过甚，意不自谦，屡思改撰，卒卒未果。偶检故篋，得日本僧飞锡所为潮音跋，叙述玄瑛家世，乃与平昔所闻大异。跋为玄瑛手书见畀者，宜无刺谬。又有说部《断鸿零雁记》，世称玄瑛自传，虽寓言十九，亦颇资节取。因穿穴之为新传，而余杭章氏所撰《曼殊遣画弁言》，亦间及焉。不足，则取资于玄瑛书札之属，暨余所亲知灼见者。庶无俗语不实，流为丹青之憾已。传曰：苏玄瑛，字子谷，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详其姓。母河合氏，以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于江户。玄瑛生数月而父歿，母子茕茕靡所依。会粤人香山苏某商于日本，因归焉。

苏固香山钜族，在国内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并挈之归国。时玄瑛方五岁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见容于苏妇，走归日本。玄瑛依假父独留。顾苏妇甚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异类，群摈斥之。卒分资遣就外传于香港，从西班牙罗弼氏庄湘处士治欧洲词学，庄湘颇善视之。学二载而假父亦歿，复返于家。则苏妇遇玄瑛益虐，虽河合氏自日本邮致金币，亦为所没干，且扬言河合氏已葬鱼腹。由是玄瑛转辗贫困中。年十二，遂为沙门。始从慧龙寺主持赞初大师披剃于广州长寿寺，法名博经，号曰曼殊。旋入博罗，坐关三月。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钵，任知藏于南楼古刹。亡何，以师命归广州，值长寿寺已被毁，乃东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学泰西美术于上野二年，学政治于早稻田三年，一无所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馆公费助之学陆军八阅月，卒不屑竟学。则思为远游，发摠其意志。得故师庄湘资助，整装之泰国，随乔悉磨长老究心梵章二年。归入杭州西湖灵隐寺，著梵文典八卷，自为序。旋至沪上，从陈独秀、章士钊游，为《国民日报》翻译，译法人器俄书，名曰《惨社会》，刊诸报端。后赴苏州，任吴中公学教授。继渡湘水，登衡岳，以吊三闾大



夫。主讲实业崇正明德经正诸校。寻重游暹罗之盘谷。时民国纪元前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矣。明年甲辰，主讲盘谷青年学会。旋赴锡兰，驻锡菩提寺。暹罗古称扶南，锡兰则法显《佛国记》所谓师子国也。乙巳，之秣陵，会池州杨仁山居士方创祇垣精舍，招玄瑛及李晓暾为讲师。玄瑛尽瘁三月，得唾血疾。东归，随河合氏居逗子樱山，循陔之余，唯好啸傲山林。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丙午，辑《文学因缘》二卷成，自为序。之芜湖，主讲皖江中学，识怀宁邓绳侯。已复之秣陵，主讲陆军小学，识丹徒赵伯先。旋以病起胸鬲，遣归将母，译《拜伦诗选》成，自为之序，则在太平洋舟中也。丁未，为梵学会译师，交游婆罗门忧国之士，捐其所有旧藏梵本，与桂伯华、陈独秀、章炳麟议建梵文书藏，人无应者，卒未成。刘师培为《天义报》，倡无政府主义，邀玄瑛同居，刊其画于报端。师培妇何震则从玄瑛习绩事，号称女弟子。震为玄瑛辑画谱，玄瑛自有序，河合氏暨炳麟为序。震为后序，将付梨枣。又思刊布所著《梵文典》，印度波逻罕学士暨炳麟，师培为序，独秀为题诗，震为题偈。顾咸未集事，仅于《天义报》刊其序跋诸作而已。别取《文学因缘》刊布之，亦仅成其半。戊申，刊《拜伦诗选》成。复广为《潮音》一书，既移录《拜伦诗选》序弁其首，未付梓。己酉，南巡星加坡，值庄湘处士及其妇雪鸿于舟次。初，庄湘欲以雪鸿妻玄瑛，玄瑛垂泪曰：“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遂已。顾犹以为文字通情款。时玄瑛方译《燕子笺传奇》为英吉利文，甫脱稿，庄湘为题词，雪鸿携之玛德里，谋刊行于欧土。玛德里者，西班牙都城也。玄瑛旋之爪哇，主讲噶嘓中华会馆。庚戌，始游梵土，居中印度芒碯山寺。辛亥夏，归日本，诣王父墓所。会其远亲金阁寺僧飞锡为删定潮音集，与莲华寺主刊印流通，嘱玄瑛重证数言。玄瑛曰：“余离绝语言文字久矣：当入邓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饶舌。”时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寻复渡爪哇，闻汉土光复，致书友人，有云：“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唯有神驰左右耳。”又云：“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公等此时乐也。”其兴会飏举如此。元年壬子春，遂归沪上，入太平洋报社，取旧著《断鸿零雁记》刊布之。由是往来中日二国间，无复万里投荒之感矣。自言有《无题诗三百首》，索阅乃弗肯出。又言将重译《茶花女遗事》，亦未见其属稿也。是年冬，之安庆，主讲高等学校。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唯岁晚由携李入吴江之舜湖，一探胜迹而已。



二年癸丑夏，重游舜湖，爱其风景秀逸，居久之。旋过苏州，主滚绣坊郑氏。恒至玄妙观前紫芝斋购粽子糖食之，盖其所酷嗜之物也。欲东游泰山，及赴迎江寺应拂尘法师之招，均不果行。玄瑛体弱善病，而食欲亢进。尝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以是恒得洞泄疾，旋愈旋作。自癸丑以还，辄东居养病。亦间为说部，刊诸报章杂志。七年戊午，至沪上，卧疾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数月，竟不起。时太阳历五月二日也。年三十有五，番禺汪兆铭为经理其身后事，葬杭州西湖孤山。玄瑛歿时，河合氏犹健在。姊榎本荣子，日本商人妇。初，玄瑛在粤，假父为聘女，名曰雪梅。假父歿，女家绝玄瑛婚，雪梅佗僚死，既东渡，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静子嫁玄瑛，亦未果。玄瑛独行之士，不从流俗，奢豪爱客，肝胆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难言之恫。绩事精妙奇特，自创新宗，不依傍他人门户，零缣断楮，非食烟火人所能及。小诗凄艳绝伦。说部及寻常笔札，都无世俗尘土气。殆所谓‘却扇一顾，倾城无色’者欤。遗著之可考见其篇目者：有《梵文典》八卷，初步梵文典四卷，《梵书摩多体文》、《沙昆多罗》、《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记地名今释及旅程图》、《泰西群芳名义集》、《泰西群芳谱》、《埃及古教考》、《粤英辞典》、《汉英辞典》、《英译燕子笺》、《无题诗三百首》、《人鬼记》、《曼殊画谱》、《女子发髻百图》，均不甚流传；传者《文学因缘》、《拜伦诗选》、《潮音集》、《汉英三昧集》、《惨社会》、《娑罗海滨遁迹记》、《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岭海幽光录》、《燕子龕随笔》十余种而已。其他人所掇拾者，有蔡哲夫辑《曼殊遗画》一卷，王德钟辑《燕子龕遗诗》一卷，沈尹默辑《曼殊上人诗稿》一卷，冯秋雪辑《燕子龕诗》一卷，柳无忌辑《苏曼殊诗集》一卷，曼殊逸著两种，周瘦鹃辑《燕子龕残稿》五卷，段菴旋辑《燕子山僧集》七卷，卢冀野辑《曼殊说集》一卷，今并行于世。

柳弃疾曰：“世以玄瑛父震旦而母嵎夷，方诸郑延平，谓文事与武功足以相埒也。余详考其身世，则有相刺谬者。或谓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迹，而暴露之于身后，虞有唐突之嫌，非所以忠死友。余曰：不然！史以昭实，不实奚史？传犹史体也，何讳之有？且考诸史籍，金日磾以胡人归化，不失为汉名臣。范希文随母改适张氏，不失为宋大儒。此在曩昔，犹视为故常；况居今日瀛海棣通，文明渐进之世耶？于玄瑛诚奚病焉！于玄瑛诚奚病焉！”



代序二 红尘过客苏曼殊

郁达夫

因为胡适之氏的《最近五十年的中国文学》里，没有苏曼殊的名氏，一般年青气盛的文学家，都起了反感，竭力的在为曼殊出气。所以这几年来，关系曼殊的论文纪载，散见于各种杂志上的很多。曼殊的遗文剩墨，尤其为书贾居奇，这几年来，他的作品，竟改换头面的出了几种。他生前的朋友，也在各处记述他的轶事奇行，想加重他的没世声名于万一。其实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经是不可朽的了，那些推重过当的称颂，实在不能在他的名氏上更加上些什么。

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决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一位英国的批评家对十九世纪的鬼才淮儿特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苏曼殊身上。

所以曼殊的才气，在他的译诗里，诗里，小说里，画里，以及一切杂文散记里，都在流露闪耀，可是你要求一篇浑然大成的东西，却在他集子里寻找不出。

我所说的他在文学史上可以不朽的成绩，是指他的浪漫气质，继承拜伦那一个时代的浪漫气质而言，并非是指他那一首诗，或那一篇小说。

笼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因为近来有一般殉情的青年，读了他的哀艳的诗句，看了他的奇特的行为，就起了狂妄的热诚，盲目地崇拜他，以为他做的东西，什么都是好的，他的地位比屈原李白还要高，所以我想来做一点批评，指点指点他的坏处，倒反可以把他的真价阐发出来。

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



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举几个例出来，就可以明白：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孤灯引梦记朦胧，风雨邻庵夜半钟，
我再来时人已去，涉江谁为采芙蓉。
软红帘动月轮西，冰作栏杆玉作梯，
寄语麻姑要珍重，凤楼迢递燕应迷。
罗幙春残欲暮天，四山风雨总缠绵，
分明化石心难定，多谢云娘十幅笺。
江南花草尽愁根，惹得吴娃笑语频，
独有伤心驴背客，暮烟疏雨过阊门。
平原落日马萧萧，剩有山僧赋大招，
最是令人凄绝处，垂虹亭畔柳波桥。
白水青山未尽思，人间天上两霏微，
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
碧栏干外夜沉沉，斜倚云屏烛影深，
看取红酥浑欲滴，凤文双结是同心。
折得黄花赠阿娇，暗抬星眼谢王乔，
轻车肥犊金铃响，深院何人弄碧箫。
铎飘珠箔玉箏秋，几曲回阑水上楼，
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
蝉翼轻纱束细腰，远山眉黛不能描，
谁知词客蓬山里，烟两楼台梦六朝。

像这些，都是定庵的得意之作，而曼殊去偷了过来，重加点染，就觉得清新顺口，读之有味了。所以我说他的诗比他的散文小说好，因为他的诗里有清新味，有近代性，这大约是他译外国诗后所得的好处。可惜我读他的诗不多，所以不能再仔细的分析评断他的诗。最后他的诗的清淡味，似乎是得力于放翁、后山的地方也很多。他的小说里，也曾这样的说过，他的杂记里，也把放翁



的“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绝，称道得十分起劲。

曼殊有这样的诗才，有这样的浪漫气质，而他的小说实在做得不好。我所读过的，只有一篇《碎簪记》，一篇《断鸿零雁记》，读了这两篇东西之后，我再也不想看他的小说了。

《碎簪记》系记一个多情多病的少年，屈伏在专制婚姻之下，和一位他所爱的女子，不能结婚，就郁郁以卒。同时他叔父婶母为他定下的一位女士，也为了这少年而死。三人结成三角恋爱，都是好人，都可以博得人爱，而都在前后差不多时候死了。《碎簪记》的骨子是这样，他的文章也做得很 Sentimental。照理是可以做得很动人，很 Tragic 的，然而他的技巧的不高明，描写的不彻底，真使我出乎意料之外。他的记述方法，用半写实的体裁，然而使人读了，处处觉得他在做小说。尤其是作中主人公的性格和事件的进展，联络很薄弱，看不出前后的因果系统来。他有时也用 Suspence 的手法，来挑动读者的好奇期待之心，然而这手法的用出，决不像曾经读过西洋近代小说的才人之所用，仍旧是一个某生体的中国滥小说匠的用法。譬如姓庄的那位少年，在病院里，与那位他还不曾见过面，然而心里已经决定生死不渝地爱她的杜灵芳小姐——这事情已经是不可通了——诀别的时候，曼殊竟用了“嗟乎，此吾友庄湜与灵芳会晤之始，亦即会晤之终也”两句滥腐的文章。

还有杜小姐将簪一枝，赠与庄湜，庄的叔父于庄和燕小姐及婶母等出去的中间，去请了杜小姐来，要杜小姐将庄枕下的簪儿折断，逼与庄绝一段，抄袭《茶花女》抄得太不高明，我真不解绝世聪明的曼殊大师何以会做出这样的文章来。

《断鸿零雁记》，是举世所尊敬的作品，系带有一点自叙传色彩的小说，然而它的缺点和《碎簪记》一样，有许多地方，太不自然，太不写实，做作得太过。

这一篇是用第一人称的自传小说，记述他自小孤苦，离了亲身日本产的母怀，远适异国（就是中国），寄养在一家他父亲（日人）的朋友粤人的家里。这养父虽好，然而养父的后娶母却坏得很，养父死后，逼得他不得不去削发为僧。一天晚上，那受戒的和尚，于无意中遇见了他幼时的乳媪及她的儿子——这一段不自然得很——又于无意中遇见了很坚贞的当他养父在日为他定下了



的未婚妻，就还了俗。这未婚妻在后花园赠银给他，要他东渡去寻亲生之母。他到了老母的怀里——他的生父早已死了，因此所以出养的——又和他的一位姨母的女儿（就是他的表姊），有了婚约，这是他老母所主张，他心里也十分愿意，可是终觉得对不起那后花园赠银的粤女，所以他就生了许多苦闷。苦闷之余，他就决计出家，又逃回中国，暂在杭州灵隐寺寄迹。这中间又于无意中遇见了他幼时的乡亲广东麦某，得知道那赠银的粤女，已因忠于他的原因而去世了。他悲愤之余，就沿门托钵，回到粤南去吊这少女之坟，在路上遇见了他那乳母的儿子，也为追荐他自己的母亲，已削发为僧了。主人公好不容易到了他那未婚妻的家里，去访问她的婢女，倒反受了一顿抢白，他终于寻不着她的坟墓。最后的一段结语为：

“呜呼，‘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读者思之，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余此时泪尽矣，自觉此心竟如木石，决计归省吾师静室，复与法忍（这是他同行的一位和尚的名字）束装就道。而不知弥天幽恨，正未有艾，吾搁笔不忍再言矣。”

实在做得太不高明，几乎把全篇的效力，完全打消了。

《断鸿零雁记》，因为带有自叙色彩的原因，内容稍为复杂一点，文章也似乎费了许多苦心，前后共二十七章，有三万多字，然而我觉得可取的，只有第一章的六七百字，其余的文章里，破绽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就譬如第四章中，乳母对主人公说：

“今吾为尔计，尔须静听吾言，吾家花圃，在三春佳日，群芳甚盛，今已冬深，明岁春归时，尔朝携花出售，日中即为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资虽薄，然吾能为尔积聚，迨二三年后，定敷尔东归之费，舍此计无所出，三郎，尔意云何？”余曰，“善，均如媪言。”媪续曰，“三郎！尔先在江户，固为公子，出必肥马轻裘，今兹暂作花佣，亦殊异事，……”

你瞧，一个乡下的无知的乳母，何以知道三郎先在东京是一个贵公子，更何以知道他出则肥马轻裘？

又如第七章中，主人公得了未婚妻所赠之银，在东渡的舟中，拿出拜伦的诗来读后，又翻译了一大篇汉文等处，实在是画蛇添足，使读者的自幻观念，完全破灭，不得不自觉到“在这里读虚构的小说”上去。



还有第九章中，主人公到了日本，跟他母亲妹妹到小田原龙山寺去上先祖代代的坟的时候，他的感情，应该是如何的急迫，而他在寺的山门口，竟有看取山寺门联，悠悠批评这“蒲团坐耐江头冷，香火重生劫后灰”的联句的余裕，实在要使读者感到无限的滑稽。

诸如此类，还指不胜指，我恐怕一般崇拜曼殊的青年，要出来骂我吹毛求疵，不再做下去了。

这一回因为养病山中，偶尔读到了曼殊大师的遗著，所以拉杂写了这一篇感想，请读者勿要误会，说我在攻击这薄命的诗人，而借以自豪。老老实实，凭我良心说起来，我对于曼殊的漂泊的一生，是很表同情，很表敬意的，不过他的小说，尤其是《断鸿零雁记》，我觉得不敢赞成而已。

一九二七年五卅的午前作于逃难养病的山中



目 录

代序一 行云流水一情僧 1

代序二 红尘过客苏曼殊 4

第一章 禅里禅外

敬告十方佛弟子启 3

阿输迦王表彰佛诞生处碑译文 7

燕子龕随笔(六十二则) 7

岭海幽光录 17

燕影剧谈 28

告宰官白衣启 29

呜呼广东人 32

南洋话 34

华洋义赈会观 34

讨袁宣言 35

女杰郭耳纒 35

碧伽女郎传 37

《曼殊画谱》序 38

《梵文典》自序 39

《文学因缘》自序 39

《潮音》跋 41

《双桺记》序 43
《三次革命军》题辞 43
拜伦诗选自序 44
《秋瑾遗诗》序 45
送邓、邵二君序 46
复罗弼·庄湘(说法不劳) 47
冯春航谈 50
海哥美尔氏名画赞 50
露伊斯美索尔遗像赞 50
跋画 51
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54
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 54
答邓绳侯 54
忆刘三、天梅 55
花朝 55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 55
久欲南归罗浮不果,因望不二山有感,聊书所怀,寄二兄广州,兼呈
晦闻、哲夫、秋枚三公沪上 56
过若松町有感 56
过平户延平诞生处 56
淀江道中口占 56
寄晦闻 57
题《师梨集》 57
有怀(二首) 57
为调筝人绘像(二首) 58
代柯子简少侯 58
失题 58

寄调箏人(三首) 59
本事诗(十首) 59
落日 60
调箏人将行,属绘《金粉江山图》,题赠二绝 61
过蒲田 61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61
游不忍池示仲兄 62
题《拜伦集》 62
步韵答云上人(三首) 63
别云上人 63
柬法忍 63
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 63
无题(八首) 65
为玉鸾女弟绘扇 66
南楼寺怀法忍、叶叶 66
饮席赠歌者 66
东行别仲兄 66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 67
偶成 67
东居杂诗十九首 67
芳草 69

第二章 化外红尘

断鸿零雁记 73
绛纱记 112
焚剑记 124
碎簪记 134

- 非梦记 149
惨世界 158
天涯红泪记(未完稿) 221

第三章 君子如水

- 苏玄瑛传 227
答芸深先生 228
锦笈珠囊笔记 229
独树斋笔记 230
绮兰精舍笔记 230
紫兰花片 232
紫罗兰外集 236
梵文典序 237
初步梵文典序 239
译河合氏曼殊画谱序 240
曼殊画谱序 241
曼殊画谱后序 242
曼殊画跋 242
绛纱记序 243
碎簪记后序 244
曼殊遗书弁言 244
曼殊文选序 245
燕子龢遗诗序 245
燕子龢残稿弁言 247
苏曼殊诗集序 247
曼殊逸著两种后记 248
苏曼殊年谱后序 249

苏曼殊年谱及其它序 251
 与苏子谷书 252
 与苏曼殊书 253
 自题造象赠曼殊师 253
 书苏元瑛事 254
 苏曼殊与可怜的侣离雁 254
 丁未五月寄怀曼殊日本 256
 戊申十月海上赠曼殊 256
 将去西京留别五安嶋之函 257
 曼殊寄视近作占此报之并讯荻汉门牌号主时已酉四月 257
 和曼殊本事诗十章次韵 258
 己酉八月寄怀曼殊杭州 259
 简曼殊海上并乞画梦隐第三图 260
 壬子暮春送曼殊东渡 260
 海上赠曼殊楚伦壬子冬日作 260
 刘三以曼殊所绩黄叶楼图索题赋此奉寄时甲寅岁晚 261
 戊午五月哭曼殊 261
 丁卯五月游日本访曼殊所称西京红叶寺者不可得写示东友长井大有德永懒牛诸君 262
 琵琶湖怀曼殊 262
 金阁寺怀曼殊 263
 野原樱州招饮妓寮即席赋此 263
 戊辰七月三日访刘三灵素海上寓庐并索观曼殊遗墨小饮沾醉赋呈一律即用刘三贞壮唱和韵 264
 戊辰九月二十七日访周柏年于莫干山夜话曼殊轶事遂成两律 264
 九月三十日西湖谒曼殊墓有作 265
 丁未九月发上海曼殊雪南送余于江船雪南之归曼殊为余将护其行